

吴相湘作品系列

吴相湘
著

民国人物列传

(上)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吴相湘作品系列

吴相湘 著

民国人物列传

(上)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前 言

《民国人物列传》即拙著《民国百人传》第五册。

《民国人物列传》，是笔者近年先后发表若干人物传略的汇编，也是十四年前，《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自序》中所说的第五册。只以《民国百人传》第一至四册刊行已久，多年来，新史料新事实陆续出现，必须将《民国百人传》各册内容重行加以订正补充，全部重排。而这四册再版多次，海内外购藏者甚多，市场已形饱和，唯有稍缓才计。

今将这册另订名如此，书末附载《我的书斋》短文，是笔者研读撰述环境的记叙。笔者自得其乐，努力撰述。孤陋寡闻，势不能免，这册内容误漏，敬乞读者教正。

吴相湘

一九八六年元月于美国

目录（上册）

梁敬醇治史如断狱·····	(1)
附录 蒙巴顿与史迪威·····	(48)
晏阳初为全球乡村改造而奋斗·····	(56)
陈受颐精研中西文化交流史实·····	(69)
开国诗人吴芳吉·····	(82)
章炳麟自认“疯癫”·····	(114)
钱玄同与国语运动·····	(137)
易君左与现代新体诗·····	(155)
胡汉民主持编订新法典·····	(167)
伍廷芳倡导新政·····	(206)
廖仲恺是国民党人·····	(232)
孔祥熙任劳任怨·····	(263)
“五路财神”与“二总统”梁士诒·····	(317)
王宠惠是蜚声国际法学家·····	(359)
中国现代兵学开山祖蒋方震·····	(391)

梁敬惇治史如断狱

梁敬惇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先进，于中日、中美关系，秉治史如断狱原则，运用双方资料，审究、勘对、断认，非常缜密，故所著各书，字字有根据。

梁自幼颖悟，六岁随父赴江苏任所，聘师习读。后入顺天中学、南洋公学，考取北京大学。民国六年6月，名列榜首，毕业于法科。各方争相罗致。司法总长林长民尤欣赏其骈文，特延往相助，并兼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

时欧洲大战激烈，梁随林在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及国民外交协会工作。民国八年秋，刊行《欧战全史》上卷。是当时国内有关此一空前大战唯一著述。

民国十年即1921年，梁在伦敦大学政经学院膺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司法部工作，居恒以收回法权自任，后著有《领事裁判权论》一书。

民国十七年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推事。后调任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不久，调任宁夏省财政厅长。民国二十一年任财政部参事，于所得税章则等多所擘画拟订。对日抗战时，任甘肃财政厅长。厉行禁种鸦片烟苗，税收反有增加。后奉派赴美办

理租借法案事务。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冬回国，任财政部主任秘书。民国三十七年6月，辞职赴美专心读书研究。先后成《九一八事变史述》《开罗会议》《史迪威事件》《中美关系论文集》《马歇尔使华报告笺注》。大多有中英文本，极为世人重视。惜《马歇尔使华前后》未能定稿即辞世。享寿九十有三（按，“治史如断狱”是明代福建名儒陈第语）。

梁敬鐸，初字和卿，后改字和钧，1892年6月18日（清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生于福建闽侯。祖礼堂，主江西巡抚沈葆楨幕府，任福建书院山长。父伯通，两官江苏省海门直隶厅同知。敬鐸六岁随父赴任时，张謇（季直）喜其颖悟，尝亲抚其首。稍长，负笈北京顺天中学。1911年转学上海南洋公学。民国二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民国六年6月以首名毕业，在校四年，凡经十次考试，都名列第一^①。故甫出校门，各方竞相罗致，司法总长林长民（1876~1925年）尤赏识梁之骈文，延往相助。但林任职不到三月即辞卸。

民国七年11月，欧战告终。徐世昌总统特在总统府内设外交委员会，为外交政策辅助决定之机关，聘名宿汪大燮为委员长，王宠惠等为委员，林长民为委员兼事务主任，梁随林任事务员，掌记录撰拟、保管文件，得参与机密。

巴黎和会前，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启超任会长，汪、王、林等为理事。敬鐸以北大预科讲师身份参加协会为干事。启超奉徐世昌总统密命，以私人资格与丁文江、蒋方震等往欧洲，鼓吹各国交还对华侵略权利。

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启超自法密电“协会”，发动民意，阻止政府，坚拒勿签约。“协会”当即召集欧美同学会

会员与北大师生，开会讲演山东危机。群众心理已逐渐不安^②。林长民旋由国务院探得密讯云：政府已有密电致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于无法保留此案情况下签约。林遂一面密告汪大燮，一面自撰《山东危矣》新闻，命敬惇即晚送往北京晨报。次晨《晨报》刊布，北京全城轰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由是爆发——敬惇指陈：五四运动自还有其时代与思潮背景。而其动机纯洁，目的在对外（表示民意）。敬惇参预其事，确定当时汪、林、蔡诸公之所为皆纯出于爱国与抗日之一念，绝无派系或个人情感杂于其间。嗣后曹汝霖乃至以借贷不遂之谰言，指为林长民鼓动五四运动，打击曹之背景，抑何可笑^③。

外委会曾提出“铁路统一”案，意在打破日本独占中国之铁路权，亦为亲日派所阻。于是汪、林相继请辞，徐世昌坚挽不得。外交委员会自是即无形取消^④。

《欧战全史》三大用处

敬惇任事国民外交协会与外交委员会，又在北大授课，各处有关欧战报纸书刊甚多，随时阅读笔记。民国八年秋，与林凯合编著《欧战全史》上册。封面书名由林长民手题。林与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胡适均有序。

林序有云：“至吾国秽德彰闻之执政，随声附和之国民，亦颯然自居于战胜国之林。以乞怜于老悖顽固者之侧，一面且护其过、昧其途，更将自投于无可振拔之阱，暴其枯骨，以供饿虎。为未来什百倍蓰之祸阶。”“梁子敬惇、林子凯著《欧战全史》上卷。既脱稿，吾取而读之，知二子之有深意，不仅为叙其战迹而已，剖示因果昭若日星。死伤之惨，生计之穷，造兹孽者无一不根于其平时各国之政略，乃至一二轶事亦关世

运。”“而梁子近数月来，尤究心于巴黎和会之事，异日若更编辑成书，以供国人浏览。”“参战之议，吾奔走而与闻之，几经挫折，乃有（民国）六年8月14日之布告，吾起草副署而宣布者也。当时所期之结果，固冀一翻历史之局，以此一战为世界劫运之终，而为人类幸福之始。何图世事涛张，至今日所发见者，犹是一善忘、作伪、苟且、本来传统之心理。吾国人之有力者且变本加厉焉。”

汪大燮序有云：“今和会将告终矣，其种因为何如？曩所谓近东问题者，将告结束矣。其远东问题之宿因又何如？！吾益不能无惧焉。梁君敬铨与余相知未久，沉潜渊默，一望而知为有心人也。”

孙宝琦序有云：“论者推原祸始，尽归狱于威廉第二。然帝国主义非扩张权势，无以争横于世界。有国者高掌远蹠乌得以成败定其是非。”

王宠惠序有云：“抑于此役之结果，不能无战机伏焉。是亦读史者所当推求也。何也？若吾国对山东问题，不由巴黎和会直接议决，还我领土；则是世界留一不平之憾。欧战虽终，而亚东一隅，果能弭战机于坛坫乎？！故和约签字未终，而争端已纷起。尤吾国读史者所当警惕而深忧也。”“夫强弱之不平甚矣。弱国对于此役，谓藉此一战可期公理大明，且以为国际联盟一经成立，则战争从此可息。然观盟约条文，强弱相悬，实则列强联盟而已。睽睽万目，觐此役之结果。而不图以此终，则平日希望列强为公理之保障，而恃以自安者，不益可危之甚耶！”

这四篇序文都是文言，都指出未来远东危机以及国际联盟不可恃！

胡适序文首先自责：挂起“学者”招牌，“对于这样空前

世界大战，竟不曾做出一部欧战史，竟不会译出一点关于欧战的参考材料！自从欧战开始以来，除了梁任公（启超）的一本小册子之外，竟寻不出一部关于欧战史料的汉文书！这不是我们这班人的大罪过？！我又想到欧美各国这四五年来的出版的欧战书报那样多，记载得那样详细，材料搜集得那样完备……回想国内欧战史料枯竭如此地步，心里实在惭愧。”“现在梁和钧、林奏三两位先生做了这部《欧战全史》出来，我看了非常高兴。这部书有三种很大的用处，是我们现在可断言的。”“第一，这部书可补今日欧战参考材料的缺乏。第二，这部书可以增进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和世界眼光。——在汉文里，世界大战四个字还不成名词，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仍旧觉得这是一次欧战。”“梁、林两位的书对于此次大战的远因近因，以及战线所及的各方面，参战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都能有系统的记载。使读这书的人自然会了解一百年来的世界大事，自然会懂得现代世界各国之间的交互关系，自然会明白这一次大战争确确实不是局部的私斗，乃是世界文明生死存亡的公斗……乃是上承一百年世界政局的总毒，下开千百年世界政局的新纪元的一场大事。第三，这部书出在大战结局十个月之后……在这时候著一部大战全史，事实的收集自然更容易，是非的评判也比十个月前更可靠。所以我说梁、林两君的书在这个时候出来……简直是应时的要品”^⑤。

这是梁首次编著的史书，能得五位名人撰序，各序不是泛泛之作，都言之有物。尤其胡适博士序对是书更多赞美。可说是一鸣惊人。当时梁年二十七岁，是他后此五十年许多举世驰名的专著继续问世的前奏。

外交部秘书、司法部参事

民国九年，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解散后，府中将梁分发到外交部。时外交部以排斥外来新人出名。梁虽是分发人员，但非总长下聘不得入部。梁并不识颜惠庆总长，也未托人介绍，全是颜总长闻梁学识，嘱条约司司长钱泰约梁往见总长。颜梁晤谈后，即任梁为秘书。时美国召集太平洋沿岸各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颜本拟亲率僚属往美国，在会中陈说不平等条约之必须修改、领事裁判权之必须撤废；嘱钱泰与梁分别预备法、英文说帖十余种，以便应用；并已预订船位。不意临时国务院改组，颜去职，梁亦离开外交部^⑥。

梁在北大法科肄业时，原有财政学二课程，甚具兴趣。自毕业以来四年中，国内政局变化多，自离外交部后，在国内一时又无相当工作，因决心到国外研究深造，即于是年冬乘轮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经学院（School of Economics）研究经济。一年完成硕士学位。旋回国。入司法部为参事主任，转修订法律馆为总纂，主持商法起草，居恒以收回法权为己任。

民国十四年7月章士钊主编《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号有梁撰《收回会审公廨平议》。是“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提出条件十三项，其中有收回会审公廨。司法部特派次长及梁赴沪，襄同上海交涉办理。后梁等回部曾将调查磋商所得，会合专家悉心讨论并拟有具体办法，由部密呈临时执政段祺瑞。以国人汹汹，咸期国权可复。梁因撰此文发表。士钊于是文篇首按语指出“司法部亦无懈厥职。”梁文要旨：洋泾滨章程之精义，不外在上海设一承审委员，管理租界内民刑违警之词讼。论其性质实一内政之设施。该章程自同治七年（1868年）以

后，迭经提议修改，皆未成立。至今尚为国际共守之规章。于是华官在租界之内，便无逮捕罪犯之权。判决执行之权，原章尽属于华官，而洋官挟捕房之力，最后胜利率操副领事之手。因执行之无权，遂影响于审判；因审判之影响，遂听命于洋官。原章程之法意，至是荡然。盖自清末华官之在会审公廨仅仅保其审理华人民事案件之权而已。经太平天国之乱。遂延长领事裁判之权，于是所谓中国委员者，除陪伴副领事出庭外，无他职务。而所谓会审公廨，乃由属人主义而进于属地主义。凡约章所载，以原就被之诉讼原则，遂由上海领事团实行破坏而无余。公廨既悬中国之旗，则每自称为中国公堂，以掩其侵略之迹，故又偶用中律。然中律非所尽晓，则援其便己者而用之，于是同罪异罚之事，屡见不鲜。

梁文强调：“夫审判机关，其自身之存在，既属非法；司审判之权者又非识解法律之人，所据以判人罪者，又不据任何一国之法律。而此机关乃犹能高坐堂皇，平亭曲直，随二十世纪之历日而苟延，是真人类文化之大辱。”“嗟乎！不平等之约，早为世界正义所不容，而吾国历十余年尚未解决。租界以内本吾国权之所及。公廨既系吾国之机关，派员理讼，尤系吾国之内政。”“一朝横决，依据约章，自为恢复；但使国家观念犹得存在，则干涉内政之名，度亦外人所不敢悍然者，是在任交涉者处之何如耳。”

梁仲昭撰《梁敬饬先生德配林夫人花烛重逢叙》中有“又尝躬预哈尔滨、上海收回法权诸役。”惜未有年月，似在民国十七年后。

对英国新政策之反应

民国十五年2月，梁以“五卅惨案”后，会议停顿，英国以国民政府已统一两广，正议北伐。因向驻北京外交团提出对华新政策之建议。梁因撰《英案解剖敬告国民及南北当局》长文，由《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号及四十一号分两次刊出。

梁文首先引述英国建议的十项要点：①对于要求平等地位之民众运动，认为须加体谅。②对于条约及自主税则，准备讨论及承认。③对于外人掌握中国财源之现状，准备放弃。④对于通常外交上抗议办法，拟予废弃，而代以联合式之抗议。⑤对于条约义务，要求中国尊重。⑥对于外人利益，要求中国应以宽厚之待遇。⑦对于二五附加税，无条件认可，也允由中国各地官厅自决支配储存之法。⑧对于北方政府威权之沦落加以承认。⑨对于党政府，认为强健，并隐示其为民众运动之背景。⑩对于成立中央健全政府后与协议之先见不再坚持。

梁文剖析：①至③为未来远东政策之主旨。而④则为其此政策交涉之骨干。由⑤至⑥，为对中国人曰：切实切宜要求。⑦为要求先付之垫价。由⑧至⑨为对于南北政府所加之考语，则隐持平等待遇之态度，而暗指统一政府之难期。

梁文指陈：“英案乃不能不为各国政府讨论远东政策之依据，抑且或其讨论之必要焉。然自英案提出之后，使团意见极有异同。反之者为日本，助之者为比利时。日与法方谋契合，而英与美则又图接近。捭阖纵横，各尽巧腕。哀哉！吾国乃为他人角逐竞胜试验政策之场。一饭市惠，倘有德色，匹夫犹且不愿。今南北当局纷然竟以二五附加税为立眼，而树其异同之

帙；其于未来远东政策之推移，若未体会而讲求其应付之方。于现在列强纵横之捭阖，若未感受，而稍施其疏导之法也。呜呼！世所谓政治家外交家者，其眼光果当如是耶！”

梁就二五附加税之征收可获之税额，详列表分别指出：“关口凡四十六，华洋贸易进口税总额共为关平银三千六百三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两八钱四分之三厘。这是按民国十一年税则切值百抽五之数；若再加二五，即是上数之一半即一千八百十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两四分二厘；加以每年度自然增加之二五税额，约二百五十万两，以及奢侈品之加征。据关税委员会专家估计：每年全数约可收二千五百万两余。

梁文强调：“揆之历来中英关系上，已觉温和。乃竟倡无条件立即施行之说，自属可异。然此实日英两国外交之新垒，远东政策推移变动之机端，抑即吾国将来国际生死关键之所在，真不可忽也。

“英案之作用，不仅在博引吾国青年之好感，抑且隐对日本加遗一矢，又其易见者也。”

梁对远东局势的远瞻、国家当局短视的隐忧，由是可见一斑。

寻觅林长民遗骨

民国十四年11月，奉军大将郭松龄起义要求张作霖下野，且率军出山海关，进逼奉天省城。郭推重林长民名望，安车专迓，情意迫切，至于再三，林卒为所动。11月30日早，敬惇循例于往北大上课前先至林寓，代其料理函札，是早其仆人忽导梁入林卧室，至则其妾方据地整行囊，梁讶甚。林即言：“两三日来，吾将有一新发展，将于今夜出京。国宪起草委员

会事，请代料理结束。”旋出一函系致段执政辞行者，嘱梁于其行后走谒汪大燮，托其转递。梁询林何往？林始以郭松龄相邀事密告梁，且谓：“郭派专车至北京前门东站候我两日，不得不去。然我实无意于奉天。只望安稳出京，不受冯玉祥军鹿钟麟部下之辱而已。出京后自当与郭一见。见后我将自往营口，下榻于精盐公司，以自返于天津，望以此语告汪大燮转执政（段祺瑞）。”梁闻言，心极不安，但无术以止之；乃求援于林之畏友林宰平。宰平询状，谓事已至此，实无挽回之术。是夜因戒严，路无行人，而林已得黄乃谟送来口令，梁遂与林同车疾驶无阻，抵车站则专车已升火待发，未及数语，梁与林一握而别。归后诵“法孝直若在，必能阻主上东行”语，不觉长叹。

梁于林行后第3日得林自白旗堡来电，中有“河冰未合，车不得渡”一语。缘林初意欲于晤郭后，自沟帮子渡辽河入营口，以自返于天津；而是岁辽河冰冻未合，骡车不得渡。12月13日，郭军至白旗堡，距奉天省城只1日路程，日本关东军出面干涉，黑龙江省骑兵又来。郭军忽遇伏，大败，全军尽溃，郭夫妇被擒。林长民在乱军中为流弹所中，遇难于小苏家屯。消息传到北京，亲友惊诧，梁启超亦为林家事奔走3日。

民国十五年元旦，梁与林的胞弟天民乘京津火车再搭日本轮船赴大连。行踪原极秘密，不料甫到大连，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副总裁松岗洋右，忽派人持其名片约翌晨晤谈——松岗告梁等知晓其来意，林先生为日本敬重之人，遗骨已由新民屯日本领馆收得，盛一长瓮中。梁等辞出后即自南满铁路某站附近一村落中出发，往返三宿。遄返大连，在当地本愿寺置棺改殓。天民即扶柩回福州。梁回北京，在林宅开吊，梁启超也来祭奠。梁旋作《双栝行》长诗志哀思。诗前有序记林出关遇难

始末。至“双栝”是因林在北京寓所栽双栝树故以为题^⑦。其中警句略云：“主人才高好仪宇，每挹雄谈倾众吐。典章文物出襟袖，将相王侯斥簿卤。此时吾栝亦有神，怒干繁枝郁郁春。”又云：“关外忽传佛肸使，急足蜡封走千里。回戈本为民涂炭，让政敢从公鞭弭。中车羽币日数驰，公今不出苍生死。主人对客初踌躇，中夜推几忽长吁。自古陪臣叛大夫，春秋义战今有无。”又云：“万骑垂看易汉帜，二嶠遗恨失苏屯。”末云：“锁厅秋冷射堂虚，斜巷苍凉蒿满目。树犹如此人奈何！明朝新主买新屋^⑧。”

名诗人陈衍于其《石遗室诗话》中提及此诗。首云：“梁和钧（敬惇）年少嗜学，能为（吴）梅村体歌行，有《双栝行》哀林宗孟也。”可见梁诗造诣之深，故得名诗人品题。

梁与林长民宾主不到十年，然梁终生怀念不已。所撰《林长民先生传》中特引章士钊于《甲寅周刊》上之评论：“宗孟一生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伪言伪行，宗孟之所最恶，彼生平劣迹，辄向人言之，负谤亦从不置辩。如此美材，竟死于飞弹之下，伤哉伤哉^⑨。”

梁对林怀念，纽约寓所悬挂林手书对联，是台北《中央日报》特派员黄天材在东京书画店发现代购。《双栝行》也由梁自书长卷，悬挂台北寓所。

由司法界转入财政界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敬惇南下，受任为最高法院推事，公余仍研究收回法权问题。民国十九年6月，商务印书馆刊出

梁著《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内容十章：①在华领判权之论据。②在华领判权之沿革。③在华领判权之内容与其分析。④在华领判权之实施。⑤各国条约外之侵略。⑥中国对于法权之防护。⑦中国司法改良情形。⑧中国撤废领判权之努力。⑨各国收回领判权之先例。⑩我国此后之对策。民国二十一年调任宁夏省高等法院院长。不一年，省政府改组，省主席马鸿逵约梁任财政厅厅长。梁大感惊奇，坚辞不就。马当以两代世谊力挽梁就任（梁与鸿逵之父云亭在南京时常聚谈或对酌）。梁不得已同意。马鸿逵亦允以后不下手条向财政厅取款或派某人到财政厅任职。

是年（民国二十二年）夏，塘沽协定后，冯玉祥在张家口自称“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南京恐绿林出身之孙殿英为冯利用，特畀孙以第四十一军军长兼西北屯垦督办名义，命率部移驻青海。孙乘机大事扩充实力，有兵六万，分骑兵三师二旅、步兵三师；向晋绥各省征发粮秣，向宁夏商假道，扬言西行，实则南与“福建人民政府”通声气。

甘、宁、青三省为回部诸马地盘，青海主席马麟首先反对孙部来青海，其他宁夏、甘肃马部也通电拒孙。殿英在包头闻讯，征调益急。马鸿逵于是年10月7日复电孙，请在绥远“千万停进”。中央于此亦无回电，宁夏省政府乃决定全体辞职，10月17日电请中央派员接替。时“福建人民政府”事正急，中央忙于应付。鸿逵因与梁商请代表省府入京求救。梁以其语切意诚，慨然愿往。鸿逵即命备密函三件：一致山西阎锡山，一致蒋委员长，一致行政院长汪精卫，另以密电本交梁。梁决冒险取道内蒙出绥远包头。以民国十九年在南京马云亭处亲见孙殿英称马“义父”，有一面缘，或不致被拘杀。11月3日早，梁携三函，带一健仆及卫士十数名，分乘卡车两辆

登程。至内蒙境内遇孙派来部队由师长一同前来迎接，因孙已得密报知梁行期程途。次日至包头又过孙部。梁投宿一骡马店安歇，孙之请晚餐红帖恰送到。梁为谨慎计，在厕所将皮裘中密缝三函取出，藏于底边短墙砖底，又取砖土覆盖其上；察无痕迹；始回屋，招仆耳语：“如闻我被扣，即漏夜乘火车赴太原，访王厅长，恳阎主任相救。”旋即由孙殿英所派人带路入孙住处，棉制门帘甚重，未能高举，梁方伛偻欲入，而眼镜忽触帘板，碎其一面。梁本近视，室内何状，都不可辨。时殿英正独推牌九，见梁至，即命取火锅及大饼分置宾主座。殿英语梁：“部下兵多于诸马，何能拒我?!‘福建人民政府’已成立，中原形势早晚变色。南京何能及我!”梁答：“宁夏闭塞，不知中原事。我此来不过因地方财政困难，欲向中央请求协济而已。督办说我上京告状，或向晋阎挑拨，实是误会。我如有此计划，定不敢单车来见督办!”饭罢，梁告辞，适副官来报“明日有赛马。”孙因留梁同往一观。

翌早三时梁往殿英处，孙即邀梁同乘汽车驰往赛马场。梁陪孙至十一时，即告辞回店，检行李，取密函仍缝裘内。下午一时半乘平绥车离包头。次日下午到大同，住旅舍，阎锡山派来迎接汽车早已在等候。梁与司机约定明早九时起行，并取银圆百枚示司机谓：“此款将在太原犒劳，望今夜早睡。”梁且移住外间，使司机居内间。翌早如约启行，下午三时到太原。翌早八时由太原至河边村见阎锡山。对宁夏借款可考虑，至孙殿英事宜由中央处理。梁回太原后即将借款事办妥，以四十万汇宁夏，十万元汇南京。翌日，乘正太路车抵北平，旋即南下，到南京。

民国二十三年1月21日上午，梁往谒蒋委员长，先呈马鸿逵函，蒋略阅，即曰：我令朱（绍良）主任转知马主席出